

鬼雄泉下目不瞑
民憂國難何時窮

圖：轉載 文：新亞書院小思

一個經過二十多年時間的偉大革命運動，想利用這小篇幅，把它完全記下來，誰都知道不可能。這兒只簡單地記了一些，作為提綱式的介紹。但和他們精神相同、行徑相同的人，事實上還有千萬之多。就是他們，在五十多年前，用生命為中華民族開闢了一條新路，毫不猶疑地擲頭顱，灑碧血。為什麼？不是要求名留史籍，不是想我們把他們當作英雄，只想同心協力，把一個像樣的中國交給下一代。這種精神，是我們要千萬記住的！

陸皓東

(二十七歲，廣東香山)

那年，二十五歲的陸皓東，滿懷心志地從上海跑回廣東。他對當時政治腐敗外患日迫的局勢，有了一個治標的主張。可是，和他久別重逢的老朋友孫中山，卻有著和他相反的意見：「治本，顯要滿清。他們改了又改，爭了又爭，終於他改變了主意，而革命運動也由此由「講」踏入了「行」的階段。有一天(六十九年前的三月十六日)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的一所屋子裏，陸皓東和他的一羣朋友正在決定了一項革命根據地。人和槍械都從香港運去。他製的青天白日旗式亦被定作軍旗。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到頭來竟是一場「事洩不果」。裏面又是個令人切齒痛恨的故事。陸皓東為了黨員名冊遺留在機關裏，便冒險回去把它燒掉。剛燒完就給抓住了。嚴刑逼供下，他揮筆寫着供詞：「光復漢族……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以一我我，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。吾言盡矣，請速行刑。」



鋼刀一閃，二十七歲的陸皓東為民族革命噴出第一腔熱血。

四大寇
革命的序曲

這四個年青人是常常聚在一起聊天的。但他們聊的可是輕輕鬆鬆的話頭，而是認真地討論普通人所不敢去碰的革命問題。他們愈談愈起勁，往往旁若無人地大放厥辭，更自稱為「四大寇」，而當時的人也樂得用這綽號來代表這四個荒誕縱談的「怪物」。



(自右至左：尤列、陳少白、國父、楊鶴齡。)

鄭士良

(廣東歸善縣人)

他是同學中，最肯聽、最佩服孫中山的「謬論」的一個。他雖然不是個斯文的讀書人，但對革命實力的散佈有過很大的功勞，同時，也最激烈地打過幾仗，使革命軍聲威大振。



鄒容

(二十一歲，四川巴縣人)

鄒容是個日本留學生，也是個「最反叛」的學生，因為他會氣勢沖沖地用剪刀剪掉了一個學生監督的辮子，還把大快人心，但因此也就被逐離日本，回到上海。在這時候，他認識了「愛國學社」的章太炎，他的英發奇氣倒使章先生另眼相看，對這「小友」不斷地加以指導。



徐錫麟

(浙江山陰人)

假如，有一個革命志士，他從不慷慨激昂地發表如何推翻滿清的演說，從沒有參加什麼實際行動，相反地，他卻用錢向滿清買了一個小官職，小心謹慎地向上爬，終於，被巡撫恩銘看穿，還派他作了安徽巡警學堂會辦和陸軍學校的監督。對於這個人，我們應稱他什麼？「漢奸」？「走狗」？



秋瑾

(二十九歲，浙江山陰人)

五十多年前的社會觀念，還是認為女人應該遵守三不出門、三從四德、無才是德等等條例。秋瑾，可以說得上是個大逆不道的「怪物」。她完全違背了那些條例。試看看：她主持了一間大通學堂，她天天躍馬弄槍，她和丈夫離了婚，到日本去留學，她公開演講，她寫宣傳革命的文章……最後她還約好徐錫麟一同起義。那時一班衛道之士，不搖首嘆息說她大逆不道才怪呢。

史堅如

(二十一歲，廣東番禺人)

正當鄭士良發動惠州之戰時，在廣州，有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，廉價變賣了祖產，然後，在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德壽的衙門旁，租了一棟房子，不是為了安居，剛剛相反，他連夜在掘洞。這個地洞一直通到衙署去，而離開德壽的睡房只有十多丈，然後，放進一個載着二百磅炸藥的鐵桶，只要燃着藥線，德壽便會血肉橫飛了。但世界上就有許多不可預料的事情，頭一天裏點了藥線，到第二天火藥還沒爆起來。他着急了，再去點一次，這回真的爆了，死去了幾個人，毀了幾座樓宇。但都是衙署後牆外邊的事。原來，他犯了技術上的錯誤，只用了一丁點兒的雷管，想使二百多磅炸藥爆炸。他心有不甘，正想再來一次，卻給清軍捉住。他沉靜地忍受着一切酷刑。十多天後，在刑場上，他為共和革命擲下頭顱。



秋瑾詩選：感懷

莽莽神州嘆陸沉。救時無計愧偷生。博沙有願興亡楚。博浪無椎擊暴秦。國破方知人種賤。義高不礙客囊貧。經營恨未酬同志。把劍悲歌涕淚橫。